

我對「世代交替」的看法

星雲

佛光山西來、南華、佛光大學創辦人

自然規律——修剪老幹長出新枝

「世代交替」這一個問題，現在在台灣已經鬧翻了天，成為朝野各界熱烈討論的議題！

「世代交替」其實不是哪一黨、哪一派的隱憂，也不是現今社會才發生的問題，而是從古到今就一直存在的課題。

所謂「世代交替」，就是要有傳承，要能更新，要不斷注入新血輪。國家的政權，「世代交替」就表示「江山代有才人出」；團體的運籌，「世代交替」才有新生命和新活力。世間上，不管個人也好，社團也好，只要「世代交替」，秉公選賢與能，都會進步，都會成長。

有人說「老人的經驗，青年的衝勁」，兩者合而為一，自然很好；蔣夫人也說「老幹新枝」，固有所見，只是有的只有老幹，沒有新枝，就像下山的夕陽，雖然餘暉尚在，總是缺少了熱力。

中國的社會，崇老的風尚很強，對於「世代交替」的交棒問題一向艱難，如李敖先生說，中國的老人，不但不肯「世代交替」交棒給青年，反而給你「當頭一棒」，此言誠不虛也。

台灣過去的青年黨、民社黨，都有崇高的理念，只因為老一輩的把權，沒有「世代交替」，曾幾何時，這些黨派又到哪裡去了呢？蔣中正當總統，從第一任、第二任、第三任……，到了第六任都不下台，一直到最後帶著未了的心願辭世。即使是經國先生，也是死在任內，甚至最後所託非人，接棒人沒有建立真正的民意基礎；在沒有適時、適當的交棒下，怎麼能打出全壘打的勝利來呢？

中國共產黨，過去老一輩的也是不肯「世代交替」，如毛澤東、鄧小平，雖然才華足堪做為領導人，無如國家是眾人的，不是一個人所有，所以現在中國共產黨也慢慢步上「世代交替」之路，從胡耀邦、李鵬、江澤民、胡錦濤，也在逐漸建立起「世代交替」的制度，這要比往日的「一言堂」來得好。

我們眼看日本的政治，從戰後一九四五年第一任首相幣原喜重郎，到現在第四十一任的小泉純一，可以說近六十年來，平均每一個領導人都只出任一年半的時間；美國則從一七八

九年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就任，到了現在的布希，總計在二百一十五年間換了四十三位總統。反觀中國，從三代以至清末，換了十幾個朝代，每一個朝代就是一個家族，如果每個朝代平均以三百年來算，三百年只任由一個家族統治，中國人實在真是可憐。到了現在中華民國台灣的陳水扁總統，雖然根據憲法規定，二任八年後就不能再連任了，這也意味著「世代交替」，但是各黨的黨主席，大部分都是一任多年，顯然並不合乎「世代交替」的訴求。

「世代交替」是世間發展的自然規律，就拿植物來說，一棵大樹如果沒有經常修剪，就沒有新枝的成長，如此再大的花樹也會慢慢萎縮，失去生趣。現在的植物品種改良，不管鳳梨、蘋果、芭樂、棗子，經過接枝或基因改良，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……，經過「世代交替」，不是一代比一代優良嗎？所以人事的更迭，「世代交替」當然也會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學習禪讓——國家不會分裂鬥爭

中國人過去的「世代交替」，從堯舜的「公天下」以後，夏朝開始就走入了「家天下」的局面。爲了「家天下」，像秦二世胡亥、隋朝楊廣等紈袴子弟登基爲王，讓中國萬千的百姓在他們窮極奢華的享受和昏庸無能的領導下，民間窮苦，甚至人民犧牲生命，真是民不聊生。他們對於護國牖民，了無貢獻，卻坐享帝王之尊，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哀。

再如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由大陸來到台灣的中國佛教會，就因爲某一位法師當理事長，一做就是數十年，沒有實施「世代交替」，因此把中國佛教會都快做到沒有了。另外還有很多的人民團體，雖然政府規定理事長只能連任一次，但是很好的法不能奉行，實在可惜！因此，不管國家的政治領袖，或是人民團體的負責人，如果能學習古代的「禪讓」，自然能招致和平，哪裡會有國家分裂和強勢鬥爭呢？

說到「世代交替」，除了政治上的接班人以外，過去民間的家族事業，都是父傳子，子傳孫。按照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，所謂「富不過三代」，因爲大眾努力經營賺取的錢財，由一人獨享，豈能長久？所幸現在一些開明的企業家，大都懂得財富來自十方，企業的成長也要靠員工的同心努力，因此在「取之十方，用之十方」之外，如震旦行的陳永泰先生，他並沒有把事業傳給子孫，而是傳給公司裡足堪大任的賢才，這是社會的一大進步。

退位傳法——落實佛光山本土化

回想十九年前，也就是一九八五年，當時我年未六十，卻毅然傳位給佛光山本省籍的宜蘭人心平法師當第二任住持，那個時候有人跟我說，我把佛光山交給本省人來接任，提早了「本土化」的落實。尤其當時我的退位之舉，震動了台北各界，總統府甚至下令，不可以講「退位」，要說「傳法」。我想，「傳法」本來就是佛教的專門用語，也就從善如流，欣然

接受。不管「傳法」或「退位」，雖然有「世代交替」之意，但在當時的政治，「退位」一詞還是很敏感的事情，我也只是隨緣罷了。

講到傳法，在佛教過去有「十方叢林」與「子孫叢林」之別。「十方叢林」即為「公天下」，凡是有親屬關係，或是師徒情誼的人，都不可以繼任住持，必得遴選十方賢人才可擔任。如係「子孫叢林」，雖由子孫法系中推派人才，仍然合乎民主程序。所以過去中國的大叢林，能夠傳承數十年、數十代，都是由於「世代交替」建立了傳承制度，因此宗門興隆，平安順利。

在此值得一提的是，當年我從佛光山退位，傳法給繼任者的時候，有人問我：「你創立了這麼大的一片事業，怎麼會一下子就交給別人繼承呢？」我說：「我交位以後，我要在有生之年看到繼承人在努力、在進步，讓我欣慰，讓我歡喜，何必一定要等我將來死後，讓他們去紛爭，那又何苦呢？」

上台下台——能上能下，位子更多

我對於世間的「名位」，所謂「上台下台」，一向都看成如浮雲一般，你愈能放下，你也才能愈高、愈自在；愈是計較，就是沉重的陰霾。所以平日裡我對千餘名出家弟子，他們在世界各地二百多所寺院道場中，各種職事大小，我有一個原則：凡是容易下台的人，就愈有機會上台，因為有「能上能下」的美德，就能不斷更換位子，自然位子會更多；相反的，對於只能上、不能下的人，每次到了要下台的時候，態度不好，言語不遜，那麼以後想要再上台，就比較艱難了。

其實，人間給我們的高位，並不代表我真的就有通天徹地的本領，而是人家給我機會磨練，我能把自己這塊鐵石磨得發光，當然就能一帆風順；如果不能發光，人家要重換一塊鐵石，這也是當然的，我也要知難而退。

機緣要到——交棒需看容量能力

只是一般人在沒有得到名位的時候，總是想盡各種方法去獲取；一旦有了名位，他又完全不顧大眾的利益，不懂得把名位、榮耀分享大眾；甚至到了應該退位的時候，他又戀棧不捨。對於這種人，我覺得相較於民國初建，孫中山先生雖然已被選為開國大總統，但他為了和平、統一，欣然讓位給袁世凱，毫不戀棧權位，只要是對國家人民有利，即使權利當前，他也能拱手讓人，這種美德實在不愧為現在海峽兩岸所尊敬的政治家。

當然，「世代交替」也不能只是交給自己喜歡或合意的人，而是要看他的容量與能力，同時也要看大眾的緣分；所謂「民主」的選票最為公正，凡是合乎條件的人，能上能下，能下能上，則一生就會多彩多姿。

說到緣分，我看現在台灣的企業界有一種現象，有些董事長、負責人是小學畢業，其所任用的職員則大都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碩士、博士。所以，有時候身處要職、身居高位的人，並非全憑學歷、本領，還要看他的福德智慧與機緣。你的機緣到了，如趙匡胤「黃袍加身」，不要也不行；機緣不到，就如袁世凱妄想竊國稱帝，但不到百日就被推翻，鬱卒而死。所以有福德的人能居高位，有智慧的人則服從領導；假如有福德的人跟有智慧的人能合作，在國家則國家幸甚，在團體則為團體之福。

今年三月間的總統大選，正當選戰進入白熱化，全民陷入一片選戰的激情中，當時東森電視台的記者訪問我，關於總統大選雙方競爭如此激烈，選後如何安定人心？我回答說：

- 第一、有的人能夠出來競選總統，這就已經是祖上有德了；有的人才幹足以成為總統候選人，也是偉大人物，都應該感覺於願已足。
- 第二、既是選舉，必有勝敗，勝的人要覺得當總統責任重大，非常辛苦，要有「任重道遠」的使命感。
- 第三、如果落選，也不必難過，不做總統，能發揮的空間還是很多，未嘗不好？例如，歷史上的姜子牙不一定要當文王，諸葛亮也不一定要繼承劉備為帝，魏徵、寇準他們留給後人的評價並不輸給唐太宗。甚至岳飛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等，即使是失敗的英雄，不也一樣能留名青史嗎？

年輕人早出頭，國家才有希望

所以，現在的國、民兩黨，最重要的，不在於誰當選、誰落選，而是要培養「世代交替」的接班人，這才是國家未來的幸福。現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最大的希望，莫如社會安定、政治清明、企業發展、經濟繁榮……等。而國家要想進步，「世代交替」必然是未來一定要走的過程；唯有「世代交替」，讓年輕人及早出頭，我們的未來才有希望，這也是全民大眾應有的共識。

「世代交替」，這是多麼美好的社會運轉原則，我們身為現代人，更應該參透「世代交替」的道理，則國家和社會必定能進步，必然能成長。

星雲 寄自美國 二〇〇四年五月

(二〇〇四年五月十日 / 《聯合晚報》全文刊登)